

尤金·扎米亚金○著 张莉○译

我们 We

D-503 O-90 R-13 I-330 S-4711

Yevgeny Zamyatin

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北方文艺出版社

尤金·扎米亚金○著 张莉○译

我们 We
Yevgeny Zamyatin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英汉对照/(俄罗斯)扎米亚金著;张莉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317-3336-2

I. ①我… II. ①扎…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9004 号

我们

作 者 / 扎米亚金

译 者 / 张 莉

策 划 / 明天远航

特约编辑 / 付文生 刘志红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装帧设计 / 蜗牛的窝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社 址 / 哈尔滨南岗区林兴路哈师大文化产业园 D 栋 526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6.5

字 数 / 366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5.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36-2

目录



笔记之一	001
通告//最英明之线//史诗	
笔记之二	003
芭蕾舞//和谐的四方形//未知数X	
笔记之三	009
外套//绿墙//守时戒律表	
笔记之四	014
晴雨表与野蛮人//羊角风//如果	
笔记之五	019
正方形//世界之主宰//愉快又宜人的生理功能	
笔记之六	022
意外历险//该死的“清楚”//24小时	
笔记之七	029
很小的眼睫毛//泰罗//天仙子草与铃兰	
笔记之八	035
无理数//R-13//三角形	

笔记之九	041
祭典//铿锵格//巨手	
笔记之十	045
信//小耳朵//毛茸茸的我	
笔记之十一	053
不行，我写不来；没有提要就没有吧！	
笔记之十二	058
对无穷大的限制//守护天使//对诗歌的思考	
笔记之十三	062
雾//尔//荒唐的事	
笔记之十四	068
“我的”//不准许//冰冷刺骨的地板	
笔记之十五	071
气钟罩//明净如镜的海面//我应该永生承受烈焰燃烧之苦	
笔记之十六	076
黄色//影子//无药可救的灵魂	
笔记之十七	083
透过绿墙玻璃//我死了//走廊	
笔记之十八	090
逻辑的迷宫//伤口与膏药//不会再来	
笔记之十九	096
第三级的无限小//鼓额头的人//越过栏杆	
笔记之二十	102
放电//思想的材料//零度悬崖	

笔记之二十一	105
作者的责任//膨胀的冰//难捉摸的爱	
笔记之二十二	111
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在完善之中//我是个细菌	
笔记之二十三	115
鲜花//晶体的融化//只要(?)	
笔记之二十四	120
函数的极限//复活节//全部划掉	
笔记之二十五	125
自天而降//历史上最大的灾祸//已知的到此结束	
笔记之二十六	132
世界是存在的//斑疹//41度体温	
笔记之二十七	136
没有提要了	
笔记之二十八	143
她俩//熵和能//不透明的身体	
笔记之二十九	151
脸上的线条//萌芽//一种不自然的压缩	
笔记之三十	155
最后一个数字//伽利略的错误//这样不是更好吗?	
笔记之三十一	159
伟大的手术//我宽恕了一切//列车相撞	
笔记之三十二	167
我不相信//拖拉机//小人影	

笔记之三十三	173
匆忙的最后一篇//这一天到了	
笔记之三十四	175
获释的农奴//阳光明媚的夜//无线电女神	
笔记之三十五	184
被箍住了//胡萝卜//杀人	
笔记之三十六	190
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我的母亲	
笔记之三十七	194
鞭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笔记之三十八	198
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提要//要不就叫被扔掉的香烟吧	
笔记之三十九	201
结局	
笔记之四十	207
事实//气钟罩//我确信	

笔记之一



通告

最英明之线

史诗

此处，我将今晨《联合国报》上登载的文章摘录如下：

120天之后，“积分号”宇宙飞船即将竣工。最伟大的历史时刻就在眼前，它将首次进入太空。1000年前，你们英勇的祖先统一了全球，建立了伟大的联合国。而今，你们面临着更加光荣的使命：我们所建造的玻璃电飞船，将喷吐着火焰，进入宇宙深处。而它此番进入宇宙就是为了完成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的生物从原始的蒙昧中解救出来，即为它们套上那充满理性之光的逻辑之枷。这是一种充满着数学般精确的幸福，如果它们还懵懂不知，我们的责任便是将这种幸福加诸它们。当然，武力的征服总是要在文字语言之后的。



因此，仅以全知全能者之名向联合国全体号码公告如下：

凡有能力者，都应竭尽所能撰写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及其他各类文章，赞颂这一威武、壮美及伟大之联合王国。

这些作品便是“积分号”将要运载太空的首批礼物。

联合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全知全能者万岁！

我满怀激动地抄写下这一字一句，此刻，我的两颊仍灼烧似的发烫。我们要将这逻辑等式运用到浩瀚的宇宙之中，解放那野蛮的曲线，将它纠正成一条完美的直线，就像联合国这样的直线，这是一条神圣的直线！它英明、它精确、它睿智、它伟大！

我，即D-503，是“积分号”的设计师，也是联合国的数学家，与其他的数学家一样，我的笔也写惯了数字公式，想用它来描述那富于动感的进军乐章，有点困难。因此，我就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更确切地说，就是将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对，“我们的”；这个意思准确多了。那么，就用《我们》来为这个笔记命名吧。我将用这个笔记记录下在联合国的美妙数学式生活。这样，记录本身就会成为一部赞美诗，是的，我非常确信这一点。

在这篇笔记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的双颊仍然是滚烫的。此刻，我更像体会到了一个女子初次听到腹内胎儿的搏动的心情。它似我，但又不是我。我必须如母亲一般，将我的精力、我的心血全副交予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滋养它，孕育它。最后，忍痛将它从我的躯体上撕裂下来，毕恭毕敬地交给联合国。

我已做好了准备，如同其他所有的号码一样，准备全力以赴。

笔记之二



芭蕾舞

和谐的四方形

未知数X

春天到了。风吹了进来，它来自绿墙之外，从哪个不知名的田野里吹来，带着香甜的黄色花粉。这甜得发腻的花粉弄得我们的嘴唇也跟着干了起来，你不住地舔着它。现在，我在大街上遇到的每个女性（当然，也包括那些男性们）必然也有着这般甜的嘴唇。这么想着，多少有点影响我的逻辑思维。

但是，天空却不然！一片湛蓝，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古代人的鉴赏力真不可理喻。那种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团团雾气，多么奇形怪状又毫无秩序。他们的诗人竟能从中获得灵感）。我只爱今天这样经过消毒的、完美无瑕的天空。如果我说，我们只爱这样的天空，我相信绝没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用最坚固的、永世长存的玻璃烧铸成的，就



像那道绿色大墙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在这些日子，你可以看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深处，可以看到它们至今无人知晓的令人惊叹的方程式，这些你可以在最普通、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见到。

不过，瞧那天空！它依然湛蓝湛蓝的，没有一点儿云彩的影子（古人的审美趣味是那般可笑，从那些既毫无价值的，又奇形怪状，甚至没有秩序可言的因水蒸气聚合而形成的团团雾气里寻求灵感），而我则只热爱今天的天空，哦，我也可以说是“我们”只热爱它。只有在这样的天空之下，整个宇宙才似用最坚不可摧的永久留存的玻璃所铸成的，就如同那绿墙一般。在这样的天空之下，我们便能深入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核心，洞悉那至今我们未曾知晓的美妙方程式，而这些方程式我们在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事物中也能看得到。

下面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天早上，我在“积分号”飞船上照常工作，我无意间看了一眼机床：它们是那样清楚明了，调速飞球不停地旋转着；那发亮的曲柄按照规矩转着圈；平衡器骄傲地晃动着肩膀；钻头也有节奏地转动着，仿佛应和着无声的音乐节拍伴奏。在淡蓝色阳光的照耀之下，我突然间发现了一种难于言表之美，即这个庞然大物的机械芭蕾之舞，简直美极了。

紧接着，问题便来了。这美从何而来呢？为什么这场芭蕾舞如此美妙？随即我自问自答：因为这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这场芭蕾舞意味着绝对的审美服从，这种服从是对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全心全意的服从。若说我们的祖先，在人生最富于灵性的时候，也曾沉浸其中的话（例如，在秘密宗教仪式和军事行进之中的某些舞蹈成分），这仅代表着，人类天生便具有着非自由的属性，而如今的我们，只是有意识地……

我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上面的话，联络机便发出了咔嚓的响声。我抬眼一瞧，是0-90，当然会是她。半分钟以后，她就会过来，同我出去散步。

可爱的0！我总觉得她的名字恰如其分，她的身高比母性标准低了10厘米，因此，她看上去显得圆滚滚的。不论我讲些什么话，她的粉红色双

唇都会变成O形来回答我的话。而且，她的手腕如孩童一般有着一道圆乎乎的肉褶。

当她进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逻辑飞轮还在转着，因为惯性的作用，我便和她谈起了我的新公式，当然也包括那机器和舞蹈秩序之美。

“太美妙了，是不是？”我问。

“是的，简直妙极了……春天到了。”O-90脸上洋溢着柔美的笑。

春天！她居然说的是春天。女人哪！……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们在街上散步，街上有不少号码散步，因为今天是个好天气，这种时候，下午的私人时间号码们都用来散步。同往常一样，音乐塔铜管齐鸣，吹奏着《联合国进行曲》。无数个身着浅蓝色制服（这种制服是从古代的制服传承下来的）的号码们，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有序地散着步。每个号码胸前都挂着一枚金色的胸章，上面印着用于区别他们身份的号码。而我——我们，我们这四人一排的小组合仅仅是这奔腾的大海中一朵小浪花而已。我左侧是O-90（如果在1000年前，写这篇笔记的某位留着长发的祖先，可能会可笑地称她为“我的”）；我右侧两个陌生的号码，一个是男性号码，另一个是女性号码。

天空瓦蓝瓦蓝的，我们的胸章上映着一个一个小太阳，我们脸上洋溢着微笑，没有一丝太阳照射不到的蒙昧存在。到处都是阳光明媚的，你明白吗？……仿佛周遭的一切都是由某种阳光般通透的物体所组成的物质一般。我们踏着铿锵的节拍：特拉塔塔塔，特拉塔塔搭，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朝着太阳光愈走愈高……

此时，我用早上在飞车站时的目光，开始打量眼前的一切，就像我首次见到它们一样：每条街道都呈现出完美的笔直状态，在街道的两旁是锃亮的玻璃路面，而街道边上的透明住所也是美妙的平行六面体，以及由我们这些灰蓝色号码所组成的四方形的和谐队列。我觉得，仿佛不是前几代人的杰作，而是我，恰恰是我自己取得了与过去古老生活战斗的胜利，我才是这一切的创造者。此刻，我更像是一座高塔，我不敢随意呼吸，也不



敢挪动自己的臂肘，就像整个墙壁、屋顶、机器都会跟着坍塌一样，瞬间灰飞烟灭。

然后，我的思绪闪回到几个世纪之前，显然，是通过对比，我联想到了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一幕，那是一幅二十世纪的先祖们所拍摄的照片：一条大街，街上有很多杂着五颜六色的乱糟糟的人群、汽车、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及其他色彩……据说，这就是那时候的生活！

这些所谓的确实存在的景象让我吃惊不已！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觉得太荒诞了，我竟忍不住笑出声来。而我的右边也随之传来了笑声，仿佛呼应我的笑声似的，我扭过头去，看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脸以及她那一排显眼的洁白牙齿。

“抱歉，”她说道，“你刚才打量四周的神情非常激昂，仿佛是传说中的上帝完成了创世的第七日。我觉得，你当时的神情甚至认为，我也是你创造的杰作。因此，我觉得十分荣幸……”

她这么说的时候，表情严肃，我甚至还能感觉出有某些尊敬的意味（可能她知道我是“积分号”的设计师）。但是我有些纳闷，她的眉头还是眼睛里有一种奇特的X，我有些捉摸不定，猜不透那到底是什么，一时之间也没法找到答案。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窘迫，连忙用我符合逻辑的话解释我的举动。

“今天显然已经和二十世纪时的情形判若天渊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说是不可逾越呢？（多么洁白的牙齿啊！）鸿沟上是可以架桥的啊！你试想一下：和着乐鼓行进的军队、整齐划一的队伍——这些在过去也是存在过的，所以……”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大声说道。

真是不谋而合啊。她所说的话跟我在散步前所记述的话居然惊人的相似。你懂吗？甚至连思想结构都相同。这是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体中的一员”，因此，我们是如此的相似……

她说：“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见到她那两道眉毛，它们高高挑起，就像字母X上端的两道线一样。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向左边看了看，又向右边看了看。我的右手边是她，颀长、苗条、柔韧，又灵活得像一条马鞭。她是I-330号（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胸章）。我的左手边是O，她又是截然不同的风格，浑身上下都是浑圆的，而手腕上还有那孩童般的肉褶；我们这排的最后一个那个陌生的男性号码。他有些佝偻，身体就像字母S。我们这四个人真可以说是迥然不同……

右手边的I-330，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迷惑，随之叹了口气，说道：“是呢，唉！”

说实话，这声叹气正符合我的心境，但是在她的脸上，要不就是在这声音里，我总觉察出有某些说不出的异样来。

我一反常态，言辞激烈地说：“有什么可‘唉’的呢？科学在进步，如果现在办不到，或许再过50年，100年……”

“那时候连大家的鼻子……”

“是的，就连鼻子，”我几乎大喊起来，“若是有差别，就会有妒忌心……比方说，有人是蒜头鼻，而有的人则是……”

“是呢，你的鼻子依照古代的说法，应该属于古典类型了。但是你的手……不，请不要抽回去，伸出来，让我看一看！”

我最不想让别人盯着我的手看。手上覆盖着浓密的汗毛，这非常不成体统，是返祖的现象。我将手伸了出去，假装无关紧要地说：“跟猿猴差不多吧。”

她仔细看着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说道：“这很有趣，简直是最古怪的和弦。”她不住打量着我，好像在掂我的分量似的，此时眉梢又微微挑起。

“他已登记我了。”O乐悠悠地张着粉红色的圆嘴，笑着说道。

我有些不高兴了，我该怎么说她呢？她还不如不说话，现在显然她有



点混乱了。这个可爱的0，她的语言速度总是计算错误，正确的算法应该是语言的秒速小于思想的秒速，而她恰恰相反。

在大街尽头的蓄电塔上，钟表敲响了17下。这表示私人活动时间结束了。I-330和S形的男性号码一起离开了。看到他的脸觉得有让人尊敬的意味，我又发觉有点熟悉，但是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到过他。

临分开的时候，I-330又露出她那令人不解的微笑：“后天，请来112号礼堂找我。”

我耸了耸肩膀说：“若是我恰好被分配到那个礼堂的话……”

她居然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你会收到通知单的。”

这个女人让我觉得十分不快，她恰如一个偶然闯进的因子，钻进方程式干扰解题的进程，而你却无法除掉她。终于能和亲爱的0单独待着了——虽然时间并不多了。我牵着她的手，我们一起走过了四条街。到了街口该分手了，她要向右拐，而我则要向左拐了。0温柔地抬起她那晶莹剔透的蓝眼睛，望着我害羞地说：“此刻我多想去你那里，拉下窗帘……就在今天，就在这时候……”

她真可笑。但是我又能怎么回答呢？明明昨天她已经过来了。她非常清楚，我们的下一个性日期是在后天。而这恰好能说明她的思想有时候又会超前很多，就如同给发动机提前点了火一样。

我们分开时，我吻了她的眼睛两次……不，应该说是三次，那令我着迷的、美丽的、湛蓝的、没有一丝阴霾的、清澈的蓝眼睛。

笔记之三



外套

绿墙

守时戒律表

我将昨天的笔记重新看了一遍，我发觉里边的内容还不够清楚。也就是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明白清楚的，但对你们来说则未必。你们，是我所不知道的读者，谁知道“积分号”将会被送往何处？那伟大的人类文化史，没准你们仅仅读到了900年前的位置，就如同我们的祖先一样。没准你们并不明白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守时戒律表、私人活动时间、母性标准、绿墙、全知全能者。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些说法十分奇怪，让我来谈这些，虽然有点滑稽，但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这就像是让一位二十世纪的作家，将自己小说中的名词，比如外套、套间住房、妻子等词语解释清楚一样困难。但是，若他小说的读者是那些更古老的原始人，他就必须要说清楚什么是外套。



我可以想象，当原始人看到“外套”这个词，他会在心里琢磨着：“这是做什么用的？只是个累赘罢了。”我相信，如果我这样说，自从200年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没有走出绿墙之外，你们也会像野蛮人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吧。

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可以就此动一下脑筋，设想一下。因为这是非常好的决定。我们都知道，整个的人类历史，就是由游牧生活逐渐向定居生活的过渡。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定居，而（我们的）最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正是最最自然也最最完美的生活方式。过去的人们，总是从一边流窜到另一边，那是遥远的史前时代的事儿了，因为那时候人们有着某种需要，即与之产生的混乱的战争、商业经济，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但是现在的人们还需要这么做吗？

我知道，这种定居生活人类起初未必能适应。在200年战争期间，城市变为废墟，道路被毁坏殆尽，荒草丛生。森林将城市阻隔开来。在这样的城市中居住，会让生活非常不方便，但又如何呢？试想，人类在尾巴进化掉之后，起初都是不适应的。没有了尾巴，人还不知道该怎么驱走讨厌的苍蝇。可以肯定地说，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甚至因为没了尾巴而愁眉苦脸。但是，进化到现在，你能想象自己有尾巴吗？或者，你们能想象不穿衣服而全身赤裸地在街上走吗？（不过，也可能你们现在还光着身子出门也不一定。）但道理是相通的：我不敢设想在一个没有绿墙包围的城市中生活，我同样不敢设想，没有数字守时戒律表的生活会怎样。

守时戒律表……此刻它正待在墙上，它有金色的背景，上面的紫色数字正满怀威严又含情地望着我。此刻，我突然想到了古人们所说的“圣像”，突然有想吟诗或者写祈祷文（当然，两者都差不多）的冲动。唉，可惜我不会作诗！否则我就能写出一首热情洋溢的优美诗篇了。啊，守时戒律表，联合国的心脏与脉搏！

当我们小的时候，也许你们也是如此，在学校里一定读过古代文学中那篇流传至今的最伟大的文献：《铁路时刻表》。但是若将它和守时戒律